

忆旧·古运河

众生·人民路

逝去岁月红胜火

| 赵怀忠 文 |

脱下军装的日子一晃10年过去了。10年来,我已记不清多少次梦回警营,逝去的部队时光,不只有美好的回忆,还有我沸腾的青春,明亮的远方……

1990年3月,我应征入伍来到无锡。就是从那天起,我人生中长达21年火一样的岁月开始被点燃。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是刻骨铭心的。那时的新兵训练科目很多,也异常严苛。初学倒功,每一个动作落地瞬间就是一阵钻心的疼痛,每一个连贯的战术动作做下来,不只是精疲力竭,还有肘部、胯部都留下青一块紫一块的印痕。即便这样的艰苦训练,也从没让我叫过一声苦累,而让我“惊魂”的还是防不胜防晚上的紧急集合训练。紧急集合训练,既是强化新兵平时应急战备观念,但也是带兵班长为树立个人威信而屡试不爽的一个“有效手段”。尽管为了应付随时可能组织的夜间紧急集合,有时睡觉时被子不敢放,衣服不敢脱,即便如此,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记得有一次,队里组织摔擒技术会操,我们班成绩垫底,要强的班长气不打一处来,当天晚上接连搞了三次紧急集合,以此惩罚我们。两次紧急集合后,本以为可以安然入睡了,可没想到刚放下被子,朦朦胧胧进入睡眠状态,紧急而短促的哨声再次想起,黑夜里,我惊慌失措摸索着穿衣服、打背包、塞鞋子……前两次紧急集合只是打个背包,列队检查一下随身装备,而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次班长竟然让我们背着背包跑出了营区。我估算着大概才跑了300米远,就明

显感到起初应付打的背包已经有点松散,随着继续跑步时身体的颠簸,背包很快就完全散了。夜色里,我没有声张,也没有向班长打报告退下,而是抱着被子咬着牙拼了命地跟着队伍向前跑……那天下了小雨,尽管已经是三月了,但山脚下的夜晚,仍然能感受到明显的寒意。在回到营区结束讲评时班长没有批评我,只是走到我面前,拉了拉我已经拖在地上湿漉漉的被角,用手指轻轻点了我脑门。那晚,躺在床上裹着班长送我的毛毯,摸着身旁潮湿的被角,躲在被窝里,我到部队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偷偷地哭了……

我是学医出身,但骨子里一直有种不安分的情绪在游动,于是,在做了三年军医后,我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改行。没有基层带兵经历,部队领导建议我到基础条件好的中队任职,但好强的我却最终选择了当时“位置最偏、条件最差、人心最散”的一个单位。之后工作的3年,对于我来说,每一天都是挑战都是磨砺。我没有种过地,营区周围有近30亩生产地,每年初夏,每天清晨不到5点,我会带着战士们下地插秧、拔草,又会在初秋的一个烈日下,和战士们一起收割稻子,许多战士因劳累躺在田埂上酣然入梦的场景至今我都无法忘记。常常我会在一些特殊节点,领着战士们走进中队有着100多头猪的养猪场,看勤劳的饲养员为小猪接生甚至为小猪做人工呼吸。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和战士们一起打着背包扛着枪,在落日余晖下,互相打气

鼓励,跑下了一个又一个五公里、十公里……最让我难忘的,为了迎接省武警总队全员军事考核,我在木马三练习科目训练中接连败下阵来。根据规定,作为中队指导员,我如果这一科目考核不过关,将对中队冲刺“标兵中队”荣誉带来很大影响。我不能因为自己而拖累集体。面对1.4米长的纵向木马,飞越腾空的身体在恐惧中一次次跌落、摔倒,又一次次爬起,腹部被木马端撞破流血……终于,在考核时一跃飞过。全队官兵为我鼓掌喝彩的瞬间,我竟有了收获一座城池的荣光。

逝去的军旅岁月,每一页都是拼搏的印记,每一张都记载着丈夫报国的力量。2008年5月12号,四川汶川大地震。那天,我正在天津参加部队中级干部培训学习,军人的使命感,让我连夜写好请愿书,并叩响了系政委的房门。受地域和身份的限制,尽管最终没能实现一线救援的愿望,但我第一时间又率先在全院师生中发起捐款倡议。我记得,那天的午后阳光正烈,全院近1300名预提师团职干部学员整齐列队举行捐款仪式,我作为唯一一名学员代表,表达我们与汶川同在的决心。我知道,那一次穿着军装以军人名义站在发言席,一定是我这辈子最有力量的表达:有军人在,会护岁月安好、山河无恙!

已经逝去的21年军旅生涯,点点滴滴早已融入血液,成了我生命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无论走到哪里,年岁几何,对于我,都是一串火,一束光……

笑颜逐花开

| 姚明珍 文 |

“来,把口罩拉下来,让我看到你的脸。”

轻轻地,口罩小心地被移下,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出现在我手机屏幕上,她们的身后,蓝白相间的栅栏上,各色的藤蔓月季和蔷薇次第开放:粉如霞,红胜火,黄赛金……或昂首,或偏头,或含羞;单瓣的,重瓣的,一朵朵,一簇簇,一丛丛,一排排,在阳光下笑,在春风中舞……

从食堂过来,路过一(6)班,“姚老师好”,突如其来的问候声让我愣了一下,戴着口罩的学生依次领着我——单人独桌——摘下口罩,开始用餐,这是我班的学生吗?(疫情期间,一半的学生在本班用餐,另一半的学生到学生没来的教室用餐)

每天上课,看到学生的脸全被口罩遮住了大部分,记住他们——把名字和人对号入座——只能先凭座位和身形,女孩子还可以靠发型。我很想看看他们的真面目,但一直没机会。

突然想起学校的花墙,那是几名年轻的音乐老师买来植株种下,施肥,修剪,架藤——摆造型,每年的春季,这花墙自然成了网红——这几天,同事们常晒朋友圈。

看着那斑斓的图片,眼前常常浮现这样的画面:操场边,木芙蓉花墙生气勃勃,一群孩子在花下欣赏着,赞叹着,时不时来一次你追我跑;绿茵场上踢足球的两队互不相让,不时传来喝彩声;跑道上有赛跑的,偶有“加油”声滑过耳边;篮球场上,追逐争抢,大汗淋漓;旁边空地上,抖空竹的,打陀螺的,跳长绳的……轻悄悄的说活声,银铃样的笑声,此起彼伏的叫喊声……就那样热辣辣地长时间回荡在校园上空……

可是现在,校园安静极了,就是课间,学生们上厕所互相之间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体育课时,每个人活动的范围都有规定……只有在吃饭时或者一个人时才可以解下口罩。师生们铆足了劲,想把耽误的课程抢回来,虽然上过网课,但效果肯定不如真实的课堂。偌大的校园,常常是空荡荡的,人,都在教室,在办公室,如饥似渴,争分夺秒,老师讲课的声音,学生回答的声音依然响亮,口罩是挡不住的。

朋友圈里的这堵花墙,花依然灿烂,却少了笑颜的点缀。

看着他们饭盆里的饭渐渐淡下去,我招呼他们:“吃早饭进教室前顺路来花墙边,我帮你们拍照!”

我刚走到,几个女孩子,雀跃着,手举着卷着的桌布(吃饭时垫在桌上),依次前来。她们一个接着一个,有序地站到花下,有的拘谨地不知怎么摆造型,有的对着我咧嘴一笑,有的比画着剪刀手……她是悄悄翻好本子便于我批改的羽吗?她是勤劳能干的娜?她是有独立见解的玲?小才女涵语的脸原来圆嘟嘟的,文静乖巧的眸眼睛都眯成了缝……

看着她们摘下口罩的全脸,忽然觉得那层层叠叠的花儿们笑了,笑出了天籁般的声……

无锡书码头:一河灯火十里曲声

评弹的唱词我往往听不大懂,但那曲调韵味很是入心,像是抿了一口江南的米酒,清甜有层次,回味而无穷。无锡市首届文化场馆月期间,位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的无锡书码头,每到夜晚,好戏不断,曲声拍岸间,丰满着一个个心灵,也装扮了古老的大运河畔。

周六晚的南长街人头攒动,行至中国丝业博物馆对面的大公桥堍,还未步入书码头,评弹声声已入耳。评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多年前,它发源于苏州,成熟于上海,兴旺在无锡,因此无锡也有着“江南第一书码头”之称。如此古老的吴地非遗传承至今,着实经历了一番风雨,无锡的评弹演出市场也几经起伏。

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以来,书码头的观众有所减少,但随着文旅市场的复苏,书码头的运行也在逐步恢复当中。无锡书码头开业至今已有15年,每天下午都有免费的评弹演出,观众以六七十岁的老人为主。他们多是常客,几乎每天下午都会相聚书码头喝茶聊家长,听一场评弹,哼着儿时就听的曲子,日子过得充实而有滋味。

每天晚上19:30—22:00,书码头也有收费的评弹演出,30元一张票也是良心价了。“晚上,游客和年轻观众为主,大家到书码头也是为了感受原汁原味的评弹艺术,说到底传统文化还是需要年轻人来继承和发扬。”无锡书码头经理陆晓平说,书码头能



走到今天,离不开对演出品质的坚持,邀请的评弹演员大多来自江、浙、沪一带,其中也不乏江阴市评弹团团团长姚江这样的“大咖”。

文旅融合的大趋势下,作为运河畔活态的文化遗产,无锡书码头也将顺势而为,做强评弹演出,开展各类文旅活动。“比如我们与少年宫合作了评弹夏令营,一直到8月20号,小朋友们可以和家长一起来听评弹。”陆晓平透露,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书码头正努力与各大景区合作,希望将江南传统曲艺文化融入无锡著名旅游景点,争取双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同时,书码头也在筹备推出扇子、茶壶、茶杯等文创产品。

陆晓平说,无锡书码头目前遇到

的最大问题还是关注、喜欢评弹的人太少。无锡市首届文化场馆月给了无锡书码头这样的民营文化场馆很好的亮相机会。“有了政府部门的支持,我们也会加大评弹的宣传力度,让评弹能够成为运河畔活态文化遗产的一颗明珠。”陆晓平也希望“江南第一书码头”这个品牌,在未来文旅融合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既传承了文化,又创造了新的文化。

(张月 实习生 殷婉婷/文、摄)

